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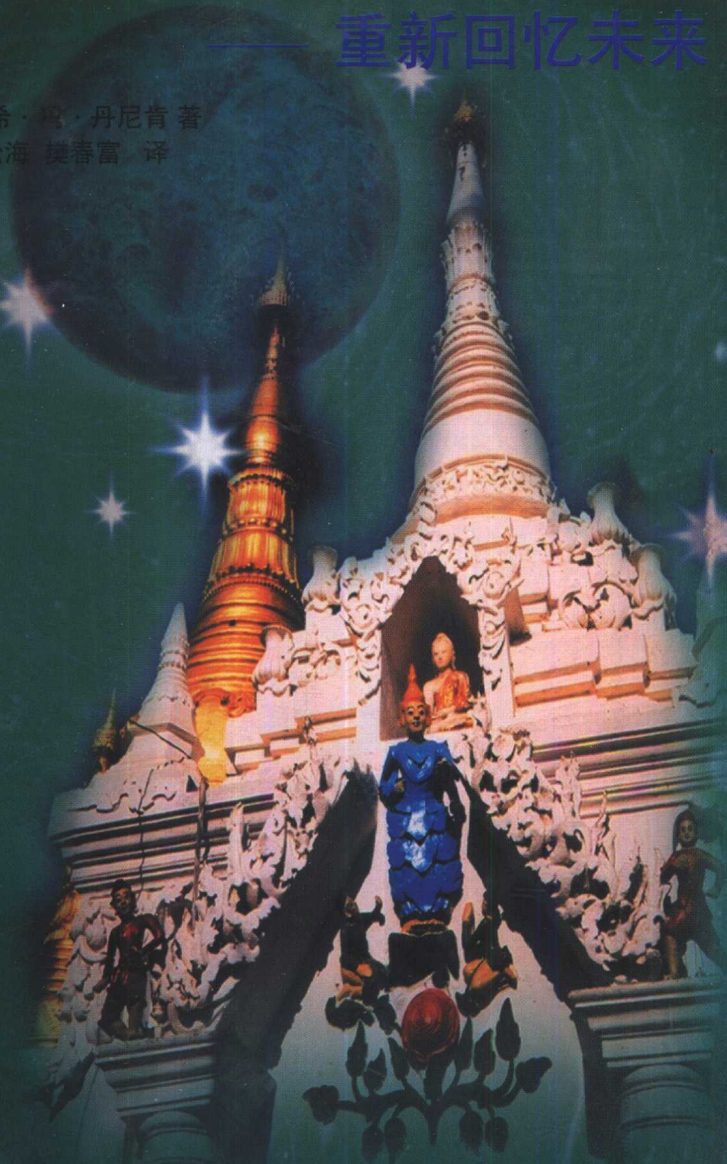
地球文明之谜丛书

我弄错了吗？

——重新回忆未来

[德]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王松海 樊春富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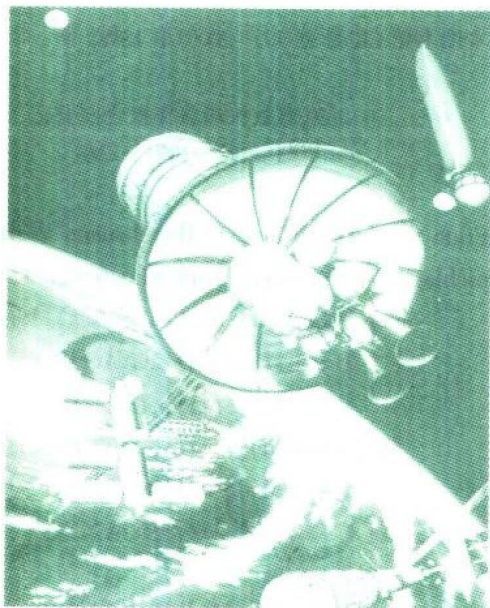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我弄错了吗？

——重新回忆未来

埃利希·冯·丹尼肯 著

王松海 樊春富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徐 泳

封面设计:刘茗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弄错了吗?——重新回忆未来[德]丹尼肯(Daniken, E. V.)著;王松海,樊春富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5

(地球文明之谜丛书;第2辑)

ISBN 7—5006—3813—2

I. 我… II. ①丹…②王…③樊… III. 科学知识—德国—普及读物
IV. 23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892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1999—2388

©1985 Erich von Däniken und C. Bertelsmann Verlag GmbH, München

Umschlagentwurf: Design Team München, unter Verwendung

einer Collage von Wolfgang Zick, München

Druck: Presse-Druck Augsburg

Verlagsnummer: 8973

SK • Herstellung: Sebastian Strohmaier/sc

Made in Germany

ISBN 3-442-08973-5

社址:北京东西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1230 1/32 10 印张 3 插图 230 千字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定价:20.00 元



1935年4月14日,埃利希·冯·丹尼肯诞生在瑞士的措芬根,是电视记者兼作家。1968年,他的第一部著作《回忆未来》问世,成为世界上的畅销书。迄今他相继撰写了22部著作。他的作品在本中文版出版之前已被翻译成28种语言,全部著作的世界发行量达5600万册。他的作品先后被德国和美国的电视公司拍摄成5部文献片,它们还通过卫星在全球上映。最后一部于1996年由美国最大电视制片公司ABC拍成,投资120万美元;续本正在拍摄,该公司与作者为此还准备近期到中国拍摄有关题材。作者在国际上获得多种荣誉称号。

出版者的话

千百年来,人类远古时代遍布全球的种种科学文化之谜一直困扰着人们,尽管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相当发达,但现有的知识和手段仍无法解开这些谜团,益发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宇宙真的惟独钟情地球吗?茫茫宇宙中是否有生命乃至智能生物?人类史前的许多奇迹究竟是何人所为?外星智能生物真的访问过我们的地球吗?诸如此类问题对人们具有独特吸引力,人们无不渴望解开其中一个又一个谜团,得到信服满意的答案,并且为此正做出艰辛的努力。

正缘于此,本书作者,德国原著名电视记者埃利希·冯·丹尼肯以强烈的使命感,周游世界,行程10万余公里,实地考察,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先后撰写出版了《回忆未来》等20余部关于探索人类文明不解之谜的著作。这些书很快被介绍到世界各国,并拍成多部电影、电视片。其反响之大,影响之广,充分说明了人们对探索这些不解之谜的浓厚兴趣和愿望。

诚然,作者的看法和观点只是一家之言。虽然不少科幻电影已形象地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但作者的一些推测迄今并未得到科学的严密验证和人们的普遍认同,自然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尖锐批评和激烈争论。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作者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求知态度是认真的,他的观点和见解

无论正确或谬误,至少对活跃人们的思想,拓展人们的思路,激发人们的探索精神,探究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探索浩瀚宇宙的奥秘,应是有益无害的;同时,通过本书,可使读者了解不少饶有趣味的人类史前历史、民族文化知识、世界著名历史遗迹、考古知识、故事传说及宗教知识。这也正是我们出版丹尼肯著作的基本宗旨和希冀所在。

我们已经出版了丹尼肯的5本书,即《回忆未来》、《探寻全能者的踪迹》、《回归群星》、《外星文明和宇宙》、《古欧洲之谜》,并冠以“地球文明之谜丛书”。这些书出版后,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兴趣,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好评。

我们将再次出版丹尼肯的另5本书,即《斯芬克斯的眼睛》、《诸神降临之日》、《追寻巨石文化之谜》、《我弄错了吗?》、《我们都是诸神的孩子》,作为“地球文明之谜丛书”的第二辑介绍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大家一如既往的喜欢和支持。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12月

同我的读者们对话

被人当做嘲弄和攻击的对象，
然而却躲过了明枪暗箭的伤害，
此乃人生最快乐的经历之一。

温斯顿·邱吉尔(1874—1965 年)

差不多整整 20 年前，我撰写了我生平第一部著作。在这以后的两年里，我把它提供给了 25 家德文的出版社。然后，极有规律性地每隔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手稿连同千篇一律的来信呈现在我的面前：“我们感到很遗憾……”“来稿不适合我们的需要……”诸如此类烦人的来信不断出现在我的信箱里。在沮丧绝望中，我凑集了我所有的钱财，坐上我破旧的大众汽车，驶往汉堡，以便把我的书的至少一部分，提供给当时的《时代》杂志学术编辑托马斯·冯·兰多夫博士先生付梓。冯·兰多夫博士先生在埃康出版社出版人埃尔温·巴尔特·韦雷纳尔普那里，打电话通知我前往。后来几天，我就在杜塞尔多夫，坐在这位出版人的大写字台前工作。他的目光越过眼镜上面的边缘打量着我，然后对我说：“以较小的印数，我们的意思是印 3000 册，我们可以试试。”——1968 年 2 月，《回忆未来》问世。

当时，在此期间去世的罗尔夫·比格勒任瑞士周刊《时代

周报》的总编辑。之后，年轻的于尔格·拉姆斯佩克主管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拉姆斯佩克现在是《世界周报》的副总编辑）。这两位先生对我的著作入了迷，接着，他们又把我的整部书都付印了。

从此，我的书开始大量涌现。仅仅在瑞士一地，在很短时间内，我的书便售出了2万册，这样的成功越过了国界，流向了德国和奥地利。1970年3月，埃康出版社印制了第30次，因而印数总共达到了60万册。连同图书俱乐部版本和袖珍版本，《回忆未来》单单在德语地区就达到了210万册。这部书被翻译成28种语言，在36个国家出版。在本书基础上，影片《回忆未来》又摄制出来了；影片在美国电视上播出之后，在这块新大陆上爆发出了“丹尼肯热”（《时代杂志》语）。我的课题变成了谈话资料：我们的祖先有来自宇宙空间的访客吗？

批评伴随着成功的浪潮滚滚而来。恩斯特·冯·库翁教授将17位科学家的文章搜集在《诸神难道就是宇宙航行者吗？》这本书里。这些科学家半是严厉地拒绝，半是温和地赞许。自那时以来，事实上在全球各大洲——好像一场暖雨降落了下来——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了“对抗的著作”，依傍着我的成就向上伸直身子；其中有一些颓废堕落的社会现象。在电视台的《科学》栏目中，以适当的、能表明特征的玩笑方式，已经进行并将继续进行的电视讨论中，事情往往做得并不那么科学。“从某些评论家的所作所为中，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诺尔曼·迈勒尔说道——“他们对打字机与电椅混淆不清”；我尝过了这种“电椅”的滋味，却幸免于难。

难道我在《回忆未来》这部书中，在关键性问题上搞错了吗？

宛如任何一个涉世不深的人均满怀公理正义那样，那时我也不囿于成见，只是课题让我感到喜欢，远远不是由于固有

的认识使我变得如此爱作自我批评，也远远不是像一大群评论家谆谆教诲我的那样，愿作自我批评。我时常无法抑制内心的热情和激动，因为我非常乐意接受看来对我有帮助的情报资料，在后来的核实过程中，有时我经历了意料不到的灾祸。或者我信赖依靠一位严肃的科学作家的著作，为的是以后从中接受教训，这位受到高度尊敬赞誉的先生的观点，很长时期以来，一直受到反驳。在具有类似经历的一段人生道路上，随后我也受到扯着嗓子的“反驳”，被挂在摇晃不定的钩子上^①。遭遇如此反驳的困境，过去是，当然现在也一直是同样的不幸：批评者像我一样，代表的纯粹是他个人的见解，他满腔的公理正义也像我一样，要坚守观点立场。

实例如下：

那时我曾写文章论述土耳其海军上将皮里·莱斯的地图，收藏于伊斯坦布尔托普卡珀宫内的这些地图是令人钦佩的：“北美洲和南美洲的海岸线被精确地画了进去。”我的这一陈述遭到了驳斥：事实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轮廓只能初步可以辨认出来。不过，这种被接受的校正对于皮里·莱斯的地图来说，压根儿谈不上有什么耸人听闻的性质，它们展示了南极周围地区的海岸线，这些海岸线至今还一直隐藏在永久的冰雪层之下。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答：这样的制图法在哥伦比亚时代是如何得以产生的？

那个时候，我接受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新闻报道：在中国可可西里地区附近的一座坟墓里，发现了一条铝制的腰带的一些部分，然而，事实上这一被发掘出来的文物——一如我从中国直接获悉的那样——原来是经过淬火处理变得特别坚硬的银合金制品。同样的情况，来自德里的关于一座在电闪雷鸣、

^① 意即被置于动荡不稳的困境中——译者注

暴风骤雨的影响下岿然不动的远古时代的铁柱的消息，已为时间的流逝所纠正：这东西上面有几处地方生了锈，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联系到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写成的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吉加美士史诗》中的人物、图画和事实，我推测：史诗中所提到的太阳门，与玻利维亚高原上蒂亚瓦纳科的著名太阳门是否可能有联系，这件事是我们的祖先跨越巨大的空间距离的佐证。不久我便真相大白，这种推测纯属一派胡言：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只是近代才由考古学家们命名的，至于它在数千年前如何称呼，没有一个人知道。

公元 1954 年，在我第一次去埃及旅行期间，当时家住开罗的、我在寄宿学校时代的朋友马哈茂德·格兰德，对我叙述了埃及阿斯旺附近的尼罗河小岛埃勒凡泰尼^①，之所以如此命名，因为从空中观察，它显示出一头大象的轮廓。这种说法在当时 19 岁的男孩我的脑髓灰质细胞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大概是因为这种说法当时已经非常符合我后来逐步形成的世界观。如今我知道，去埃及与苏丹交界附近的努比亚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旅行的考察队，经过埃及南部这个边境要塞时，通常带着大象。

这就是我的差错的几个事例，诸如此类的谬误在我的处女作中还有更多，我承认这些错误存在，然而，我的思想体系的坚强支柱并不曾被推倒。同这些错误有关的事情是：那时候我对尚未开发的地区提出了问题。非常坦率地说，我认为，因为我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上了同它们相适宜的问号：其中有 323 个问题。这一点被我的那些往往为此吹毛求疵的批评者忽视了。

^① Elephantine，意即像大象一样的——译者注

凡是我看见过、接触过以及拍摄过的东西，只要有可能，我都予以极其广泛地叙述，我把这一做法作为一种原则、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所有专门著作中均未曾采取过，正如我在这期间所了解的那样。

也有些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著作，完全或部分地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尽管并不情愿，可毕竟还是证明了！正如一个人能够从扫罗变成保罗^①那样，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立场的时候，担任了设在亨茨维尔的美国国家航空及航天局规划设计部主任的约瑟夫·F·布卢姆里奇就是这样说的：

“整个事情开始于长岛与亨茨维尔之间的一次电话交谈。除了其他内容以外——根据‘是的，我还想说些事情……’的引语就是这样——我们的儿子克里斯托弗对我们讲述了，他刚刚读过一本闻所未闻地引人注目的书，这本书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弄到；它论述的是地球以外的来访者对我们地球的造访，书名是《回忆未来》。作者是谁？一个名叫冯·丹尼肯的人。作为顺从的父母，我们听从了我们的非常博学多才的儿子的迫切建议，订购了这本书。

就我而言，是同意订购这本书的，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著作通常是引人入胜的参考书籍。有时它们简直是激动人心的。在那些距离遥远、人们无法控制的年代、地方和国家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作为一名1934年便开始在飞机制造业中工作、11年来一直从事大型火箭和卫星设计制造

① 据《圣经·新约》载，扫罗皈依耶稣后改称保罗。他早期反对并迫害耶稣门徒，把他们捆绑起来带到耶路撒冷。途中，天上突然发光，四面照着他。他仆倒在地，听到有人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问：“你是谁？”对方答曰：“我是你逼迫的耶稣。”而后，他被拉进城，由约拿给他施洗，于是他改信耶稣，奉命去小亚细亚、希腊、罗马等地传教——译者注

的工程师，自然，我无论如何也会知道，这一切全是胡闹。——当然是这样！过了六七个星期之后，这部书便从德国寄来了。一并寄来的还有另外几本。——那好，这个丹尼肯可以等待。

当适当的时候来到时，我的太太开始解读这个丹尼肯。如今我再也不记得，那时候我做了什么或读了什么。然而，我却能够十分仔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她无数次地打断我的毫无疑问总是非常重要的思维过程；她用简单的大声呼喊以及振奋人心的断言来打断我的思路。她说，我必须阅读这本书——无论如何也必须读！她还引用名言：

我——这个知晓者——惟有付之一笑。

就这样，11月份降临到了我们美丽的美国南方。随之而来的是使我尴尬的日子，这时候我再也无法回避丹尼肯的书。至少我得简略地翻翻看看，至少要把这本书的某些章节段落阅读一下。

那是在一天晚上，大约就是11月2号或3号。唉，我怎么也忘不了那每时每刻！

于是我浏览、我微笑并嘲笑，慢慢地开始有一点儿生自己的气。我确实已了解到，此时我正面临着什么事情！

然后，我在阅读中遇到一处地方，冯·丹尼肯在此处写到有关先知以西结^①的生活经历。我感到心旷神怡：这里有些技术方面的事情，在这些方面，由于固有的职业经验，我可以发表意见。看来好像存在着足够的详情细节，所以我可以进行考察！我只需要走向书柜，拿出一本《圣经》，就会再一次向我的太太而且也向我自己证明，为什么那个冯·丹尼肯没有道

^① 以西结，《圣经·旧约》中希伯来著名先知，四大先知的第三名。是自述体的《以西结书》的作者——译者注

理。

这时，我合上书，并非完全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在桌子上，向惊异地抬头仰望的我的太太解释，现在她正面临着什么事情。

我正在思考着。

其后，我重新开始阅读——这一次读的是先知以西结，对于他，直到那个晚上之前为止，除了他的名字以外，我一无所知。就在第一章里我立刻碰到了一个论断：‘您的双脚如果是直线形的，那么您的脚底板便是平足；它们就像擦亮的铜合金一样闪闪发光。’这是《以西结书》第7节的内容。

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事情，现在我必须简短地讲述一下我的职业工作。——在1962至1963年间，我领导了一个小组解决下列任务：为新的、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的要求和条件，研究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这些任务之一是，研究出假设要在月球上着陆的多级火箭的一级——登月舱的着陆辅助工具。我们设计出了一次性使用的部件和‘脚轮’的减震缓冲支架，它们的形状和大小应该能够在着陆地点的地面上达到足够的负荷分配和滑行能力。紧接着我们又将它们的细部设计出来，它们在车间里被制造出来，我们再对它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试验。由于这项工作——它因为中途停顿过，所以拖延了超过一年半到两年之久——因此我对预制构件极为熟悉。具有十分类似的构造设计的着陆辅助设备，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阿波罗飞船登月舱的照片上和电视摄影里看见过。

正如我后来才真正弄清楚的那样，以西结曾经不得不将他所见过的一切东西，作为印象来描绘。他谈到云雾、生物和人的面目，因为这是他惟一的表达机会。他无法拥有工程技术知识，以便能够弄清楚，他实际上正在观察和描述的东西是什么。而后当他恰巧看到减震缓冲支架和圆形的脚轮的时候

候，他可能轻而易举地对它们进行如此的描述——而且与此同时，在不知道此事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进行技术性的描写。

因而在《以西结书》第7节中发现的东西，第一次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叙述，至少表面上是恰当的叙述。

我不再微笑了。我变得异乎寻常的好奇：假如这种描述确实是‘真实的’——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以后过了一些时候，事情才进行得迅速而轻易。如果这些腿是真正的减震缓冲支架，那么自然而然地便产生这样的说法：翅膀就是真正的机翼，而且是直升飞机的旋转翼，胳膊简直就是机械杠杆。当有人将这一切——翅膀、胳膊、腿和脚——同一件圆柱体一起来加以概述时，然后在他的面前就会出现一种景象，它表明先知的思想是混乱的，他首先谈论的是类人猿，随后又把这种名称改变成‘活生生的人’。

重大的问题终究仍然是那种宇宙飞船的主体外观问题。黑泽基尔只是在联系到直升飞机的外观时，才描写到飞船的主体。我曾经进行过探索和试验。但是，所寻求的解决办法的最佳论据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

此时，我十分起劲地努力，以便不立即放弃，也不后退到我迄今为止的消极态度上来。这是在午夜过后很久的时候，当时我突然回忆起一种新的飞行体的形状，若干年前我曾经阅读过关于它的描写。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种形状事实上突如其来地解决了宇宙飞船的整体造型的一切问题！——我们非常兴奋激动，在《圣经》经文中不断发现新的章节，这些地方同我们刚刚获得的有关太空飞船的整体印象相一致。但是，事实上的证明确认依然没有得到。遗留的问题是，这种东西果真能飞起来吗？这件事情现在确实成了异常严肃的问题。

就在第二天，我以高度重视的态度，马上进行了飞船功率的计算。这种初步的估算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其结果使人们对实际上的可行性无法怀疑。只是现在仍旧有待于完成的是多方面的工作，这种工作有必要获得圆满的证据。随着人们对《圣经》内容不断深入的探究，以西结的叙述越来越证明具有不同寻常的准确性。一个令人兴奋的、无法形容的令人着迷的时代出现了。

冯·丹尼肯的书我也读完了。

一阵微笑，可是我的微笑的内容却改变了。”

在《回忆未来》一书中我曾写道：“我承认，推测还是一件显示出许多漏洞的网状织物。有人或许会说，‘缺乏证据’。未来将会表明，这些漏洞有多少能够被织补起来。”

这些漏洞中有一些是可以被织补起来的。对我来说，这样做如果没有帮助和鼓励，没有友好的忠告和建议，没有一些支援，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慕尼黑工业大学宇宙航行工程技术正教授哈里·鲁佩博士先生的很多宝贵的指点。我也要感谢维尔德－史密斯教授先生，他向我介绍了他的有关一切生命起源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使我了解到对我的假说而言完全出乎意料的结论。我还要感谢恩斯特·冯·库翁教授先生，是他倡导将我在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学说介绍给了公众。在写这本书时，特别值得我感谢的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罗尔夫·乌尔布利希教授先生，我得益于他从俄语译过来的译著；最后还有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迪利普·库马尔·甘吉拉尔教授先生，我也受益于他的出类拔萃的文章。

然而，在我的第12部著作中，感激首先应该归于我的忠实的读者们，他们的12万封来信给了我无比巨大勇气，也提了很多宝贵建议。感激也应该归于全世界42位出版发行人，他们一开始就勇敢地喜欢我的著作。感激还应该归于贝塔斯

曼出版公司总经理彼得·古特曼，在他的庇护下我重新鼓起勇气达到了目的。感谢我的合作者维利·迪能贝格尔，他被证明是忠实的旅伴以及在许多藏书中的线索的可靠搜寻者。感谢乌里希·多帕特卡，他是瑞士苏黎世大学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把最难以寻找的图书，魔术般地变到了我的写字台上。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在结婚 25 年以后，她在我们家始终也还是怀着轻松开朗的镇定情绪，忍受着各种各样的纷扰。

在《回忆未来》一书中，第一句话便是：

“撰写本书是个勇气问题——阅读本书所需要的勇气也不会更少。”

这也是《重新回忆未来》的格言。尤其是在您出发上路时，我还想奉送您一句歌德的话作为忠告：

“对手以为他们可以驳倒我们，如果他们不断重复他们的意见并且不重视我们的意见的话！”

埃利希·冯·丹尼肯

1985 年 6 月于(瑞士)费尔德布伦嫩

目 录

同我的读者们对话..... 1

第一章 重新回忆未来..... 1

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附近的美国航天司令部里——
“礼炮 6 号”在哪里？——梦想在那里变成了现实——在
俄国发射了一枚导弹——星球大战——怎么样呢？——
LM-秘密计划——毁灭性的紫外线——陈旧过时的
字眼“不可能”——仿佛暗室里的一只苍蝇——核保护伞
上的窟窿——昨天刚达成的军控协议——今天已经陈旧
过时——对一件非政治性事件的思索——武器技术的发展
竞争直逼宇宙——公元 2000 年以及在此之后——太
空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发展越来越快——工业发展进入
宇宙——有了，有办法了！我找到了！——遥远的群星
之梦——绝不是空想！——关于建造一座太空城市的问题——
问题之二：200 年前就作了回答——柏林在陈述——
引文完毕——谁该支付这笔账！——基础结构与基
本设施——快速运输——在拉格朗日点之五旁边的施工
现场——研制开发计划——中间状态——一次登月——
往与返——崇高伟大的思想——太空住所——花费与受
益——问题清单——是想像推测吗？——稀奇古怪难以
置信之事——第 51 委员会——宇航员的惊险故事——